

作为框架的关系过程与词义范畴化

——《说文解字》相关词义形成的功能——认知解释

彭宣维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从当代语言科学新范式的角度考察《说文解字》词义的范畴化问题,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现代化的一项亟待跟进的历史工作。以系统语言学及物性关系过程为框架,运用认知语言学概念整合理论为加工方式,将《说文解字》中相关词义范畴的形成方式分为包孕、环境和属有关系三类。包孕关系以“嫋”(后用“袅”)为例,如“女”柔“弱”,意指婀娜,其中“女”为载体,“弱”为属性,但属性归附于载体的方式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乘积意义上的整合加工;环境关系以“浮”(后用“泗”)为代表:人(“子”)为载体,浮于“氵”上,后者为环境属性;属有关系可从“躬”体现:“身”为载体,“吕”(背脊骨节)为“身”的被属有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输入特征在属类空间激活的关系过程框架是一个重要的整合现象,关系在认知加工和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中国传统语言学;现代化;《说文解字》;词义范畴化;关系过程框架;新阐释

中图分类号:H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9)01-0136-11

一、引言

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当代语言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课题,诸如语料库途径的大数据处理、数字化平台建设、新的理论框架的应用等等^{[1][2]},本文报告的是这一整体学术背景下的一项阶段性研究成果。

这一选题是否存在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其实只要我们明白语言研究的基本动因,这一疑问就会迎刃而解。事实上,传统训诂学的词义解释工作,旨在提供各个词项的意义,方便后来者解读古文献,这跟我们日常交流中让听话人明白有关话语的道理相同;我们既然需要对日常话语进行科

学的系统分析与解释,我们也就需要对已经阐明的古汉语的词义进行系统的科学分析与解释。所以,这项工程十分必要。同时,当代语言科学,涉及不同的、相对完整的理论范式——构拟语言使用现象的一组概念、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组方法论和方法——可以对任何语言现象进行描写和解释,这其中当然包括古汉语、尤其是《说文解字》的词义现象。

因此,这一探索也具有科学的可行性。至于本文采用的两个具有相对独立范式的视角,即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它们对本课题研究的兼容性,我们已另文全面阐述^[4];两者均属于语言使用的功能范式,只是各有侧重:前者关注语言使

收稿日期:2018-09-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说文解字》词汇语义范畴化的功能——认知研究”(13JJD740004)

作者简介:彭宣维,文学博士,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在主义及其范式下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用的社会因素,后者着眼于语言社交现象的认知加工机制;前者涉及的现象,可以直接纳入后者的认知加工机制之内,从而使二者成为一个有机工作平台,毕竟前者的复杂框架为后者所欠缺。可见,两者各有所长,在功能视角下可以形成一个合理的研究基础。

具体而言,行文以系统功能语法及物性中的“关系过程”^[6]为参照框架,以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6]为加工手段,全面分析《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相关词义的范畴化过程。从方法论上看,这是一种降阶(Down-grading)性质的思路:从词组、短语、小句甚至复句的结构关系入手,考察词义范畴的构成^[7]。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类似范畴化涉及构件的结构组合,因此它也是一种语法化方式^[8](P170-183)。例如:

(1)嫗 niǎo 妇也。从女从弱。奴鳥切

该范畴有两个构成成分(component):“女”和“弱”;两者无所谓关联。但二者在关系构拟中沿用了一种组合关系,类似于系统功能语法及物性中的“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模型。事实上,《说文》有相当一部分词义范畴可以通过这一方式加以描写。

上述过程会涉及类似语法隐喻性质的组合方式:构件成分之间的范畴化可能涉及系统功能语法的逻辑—语义关系。仍以“嫗”为例,段玉裁在注释中引用《九歌》句:“嫗嫗兮秋風”^[9](P619),表明“嫗”关涉的主体是“風”而不再是人,尤其是女人,即范畴外延扩大。据此,“女”和“弱”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一种积的关系:二者并置整合而获得先前单一范畴所缺乏的新特点。我们用下面的模式来加以描述:【女_{载体}·弱_{属性}】= 嫗(后用“袅”)。其中【】为意象图示或概念框架标示符,“·”为“乘积”意义上的整合关系。

按照韩礼德的解释,关系过程指两个存在体之间的识别或分类关系:一个是载体(Carrier),另一个是描述或识别载体的属性(Attribute)^[5](P119)。例如,Sarah is wise(莎娜明智),the fair is on a Tuesday(交易会在一个星期二),Peter has a piano(彼得有一架钢琴),它们分别就是包孕、环境和属有三个次类的典型实例。其中 Sarah, the fair 以及

Peter 为载体,wise, on a Tuesday 和 a piano 为相应属性。其实,例(1)就是把包孕关系用作概念框架来构拟自身的词义范畴的。以下二例把环境和属有关系作为意象图示。

(2)汙 qiú 浮行水上也。从水从子。似由切

【子_{载体}·水_{环境属性}】= 汙(后用“泗”,甲骨文作)

(3)躬 gōng 身也。从身从吕。居戎切

【身_{属有者}·吕_{被属有者}】= 躬(“吕”:背脊骨节)

这种描写方法既能体现概念整合过程的动态特点,也符合及物性“过程”概念的基本内涵。本文以这三个关系过程为依据,对《说文》中有关范畴逐一加以分析说明。行文采用简化字,但所引原文保留繁体。

二、关系过程框架与词义范畴化

(一)以包孕类关系过程为概念框架

包孕类的英语构式为‘x is a’;汉语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没有动词,直接为‘x a’,如“张三实诚/十七岁”。包孕类在《说文》的范畴中有四个小类,都和属性的性质有关,即属性为品质、为数量、为类别或材料,以及从事物转来做属性。先看第一个小类。

1. 以品质做属性

(4)美 mēi 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與善同意。無鄙切

范畴“美”体现了一个典型的包孕类关系框架:载体为“羊”,属性“大”。所以它的概念框架是:【羊_{载体}·大_{属性}】。不过,从造字的基本理据看,“大”本身并不是针对“羊”的,而是“人”。“大”在甲骨文中       诸形,在金文中为       都是正面人形,即把人的四肢伸展开作为相关品质的、具体的意象表征方式。可见,这里有隐喻映射关系^{[10][11][12]},即把描述“人”的品质特点投射到“羊”这一概念上。注意,这里投射的不是人本身,而是由“人”的正面舒展形体所会意的空间大小。所以,“美”这个范畴在创造过程中同时关注到这一评价的主体意象,丰富了这个概念的内涵。此外,“美”的内涵相对于“羊”来说缩小,外延扩大,

它针对的不再仅仅是“羊”;从训释看,这里有通感因素,即用味觉感知来描述“羊大”给主体的视觉感知体验。所以,上述“美”的概念模式可更正为:【羊_{载体 1}/人_{载体 2}[大]_{属性 1/2}】=美。只是这里“大”中包含“人”的信息,无法分开表示。类似情况有“赤”。

(5)赤 chī 南方色也。从大从火。昌石切

【火_{载体}·大_{属性}】=赤。

董莲池根据饶炯的分析指出:“商代尚无五行说,却有‘从大,从火’的‘赤’字,可见其构形初旨与五行说无关”^[13](P405)。其实,“赤”的甲骨文把“从大从火”的构字意图表现得很清楚: (对比“美”中的“大”和“赤”的籀文,后者从炎从土)。

以“美”为属性者,有一个相关范畴:

(6)媠 měi 色好也。从女从美,美亦声。無鄙切

【女_{载体}·美_{属性}】=媠。

这里“美”不宜再做进一步分析,虽然“美”和“女”相比有隐喻特点,但“美”“从羊从大”,而“女”和“羊”没有映射关系。

(7)敷 yuè/yào/jiǎo 光景流也。从白从放。以灼切

段玉裁解释为“凡物光景多白。如白布所载是也。故从白。不入白部者,重其放于外也”^[14](P169)。“放”本来是动词“逐也”;但在这里的整合语境中,其基本语义特征应集中在由“光”之“放”而产生的视觉意象上(“放于外也”;“白”应该是“光景”的具体化转喻),如现代汉语中的“流光溢彩”,所以有形容词(品质)特点,即这个“放”是转喻,是描述“白”的特点而不是行为。据此,“敷”的语义结构应为:【白_{载体}·放_{属性}】=敷。类似范畴有“皃”(gǎo,大白、澤也。从大从白):【白_{载体}·大_{属性}】=皃。

但在下面的范畴中,“白”不再是载体,而是属性。

(8)皤 yè 艸木白華也。从華从白。筠輒切

【華_{载体}·白_{属性}】=皤(“草木白花貌”)

注意“大”在下面的范畴构成中也不再是属性,而是载体。

(9)𤝵 zàng 妄彊犬也。从犬从壯,壯亦聲。徂朗切

从构件上看,“𤝵”本身不足以表达“妄彊”之意,至少缺乏足够信息指向“妄”(狂猛的狗)这一核心语义特征^[14](P566),因为“壯”不一定就“妄”就“彊”。所以,该范畴的整合过程产生了一个新的语义特征【妄彊】。据此,“𤝵”的图示框架应为:

【[犬]_{载体 1+2} [壯_{属性 1}+ (妄彊_{属性 2})]] = 𤝵。

如此,(10)和(9)的过程框架相似:

(10)𤝵 zàng 駟大也。从大从壯,壯亦聲。徂朗切

【([X]_{载体 1+2}) · [大_{属性 1}+ 壯_{属性 2}]] = 𤝵(有延伸关系)

(11)坪 píng 地平也。从土从平,平亦聲。皮命切

这里有转喻特点。“土”在甲骨文中作等,即只有一个单一的土块。据此,“土”跟“坪”还有一定距离,因为许多土块铺展开来才能构成一个“坪”。所以输入空间缺失一个特征【+多】:【[土]_{载体 1+2} · [平_{属性 1}+ (多_{属性 2})]] =坪。这里使用了两个符号“()”和“[]”。前者是属类空间通过关系过程模式补入的隐含特征,不在范畴的显性构件之列;后者为整体标示符:同一个成分“土”同时为两个过程框架的载体(用下标“1+2”标示)。这是一个由具体映射到相关整体的转喻。这一点也体现在“均”中(“平徧也;从土从勻”;“徧”同“遍”)。

(12)緊 jǐn 纏絲急也。从収,从絲省。糾忍切

【絲_{载体}·収_{属性}】=緊

部首“収”表示“坚固”,即“握之固,故从又”(“又”即“手”)。系同一结构的还有“堅”(“剛也”)和“𦉳”。只是“𦉳”(qiǎn)在意义上有所不同。其训释为“牛很不服引也;从牛从収”,即牛不驯从、不服人牵。但范畴化过程涉及的概念结构一样:【牛_{载体}·収_{属性}】=𦉳。

(13)香 xiāng 芳也。从黍从甘。許良切

【黍_{载体}·甘_{属性}】=香

这里的训释也有通感因素:用“甘”(味觉)来描述“芳”(嗅觉)(见“美”)。

(14)昔 gān 甘艸也。从艸从甘。古三切

【艸_{载体}·甘_{属性}】=昔(一种特定类别的艸/草,外延缩小)

(15) 𡗗 ruǎn/nuàn 弱也。从人从𡗗。奴亂切意思是“懦弱”。其中“𡗗”(ruǎn):物体的前面部分稍大于后面部分,引申为“本不勝末”。其范畴化过程应为:【人_{载体}·𡗗_{属性}】= 𡗗。

(16) 𡗗 xì 際見之白也。从白,上下小見。起戟切

这个“𡗗”字,在甲骨文中作,“从小从口,合体象意字,𡗗是隙的初文。本义是縫隙”^[15](P359),《金文编》中未见。“口”在小篆中作“白”(𡗗)。其范畴化过程是:【(口_{载体})·小_{属性}】。

据此,“隙”(壁際孔也;从自从𡗗)添加了一个处所环境性质的成分“自”;二“小”者(背景)衬托效果“白”也(图形)。

(17) 雀 què 依人小鳥也。从小、隹。卽略切【隹_{类别}·小_{特点}】= 雀

这里的载体和属性分别由类别与特点体现。其他类似范畴有:“幼”(从幺从力)、“眇”(从目从少)、“眇”(从是从小)、“貶”(从貝从乏)等。下面是一个形声字。

(18) 儒 rú 柔也。術士之稱。从人需聲。人朱切

【人_{载体}·(柔_{属性})·需 s ≡ 柔也】= 儒(形声字)

声符在这里被纳入构意范围,旨在别义——义为此而非彼。

总之,属于这一次类的属性都是由形容词(品质)表征的。

2. 以数量做属性

下面是数量做属性的范畴。

(19) 炻 chī 盛火也。从火从多。昌氏切

跟前一例不同,这里是包孕类的另一次类,即数量体现的属性:【火_{载体}·多_{属性}】。

但与“美”相似的是,模糊数量属性“多”在造字的理据上也不是针对“火”的。王国维认为“多从二肉会意”(转引自马如森^[14](P166)),甲骨文作等,是肉块()堆在一起的意象。所以,“炻”这个概念中也包含隐喻映射,所映射的当然不是“肉”本身的特性,而是肉块的数量。上述模式可修改为:【火_{载体 1}/肉_{载体 2}·[多]_{属性 1/2}】= 炻。

跟“美”中的“人”相似,潜在的载体“肉”的主要信息也包含在属性“多”中。

(20) 胖 pàn/pàng/pán 半體肉也。一曰廣肉。从半从肉。普半切

【肉_{载体}·半_{属性}】= 胖

祭祀用的半体牲;所以,“肉”跟“腔”中“月”的用法相当。对比“仁”、“再”、“甚”。

(21) 仁 rén 親也。从人从二。如鄰切

【人_{载体}·[二::親+愛]_{属性}】= 仁(徐铉:“仁者兼愛,故从二”)

(22) 再 zài 一舉而二也。从𠄎省。作代切

【𠄎_{载体}·二_{属性}】= 再

其甲骨文作,“二”是说明二魚“𠄎”的性质的,即它限定了二魚不只是相遇意义上的“𠄎”,同时说明个体的‘量’(非“一”)。

(23) 甚 shèn 尤安樂也。从甘,从匹耦也。常枕切

【甘_{载体}·匹_{属性}】= 甚(异常安乐;匹:双)

(“甚”:异常安乐;“匹”:双;情况相当的有“斟”(jí/chì,从十从甚)

构成方式相似的还有形声字“駢”(駕二馬也;从馬并聲)、“驂”(cān,駕三馬也;从馬參聲)和“駟”(sì,一乘也;从馬四聲)。

(24) 伍 wǔ 相參伍也。从人从五。疑古切

【人_{属性}·五_{属性}】= 伍

类似情况包括:“什”(shí,相什保也;从人、十)、“牵”(tiān,進趣也;从大从十;大十,猶兼十人也)、“佰”(bǎi,相什伯也;从人、百)等。

(25) 𠄎 bā 馬八歲也。从馬从八。博拔切

【馬_{属性}·八_{属性}】= 𠄎

(26) 齨 chèn 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齨。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齨。从齒从七。初莖切

【齒_{载体}·七_{属性}】= 齨(事件:脱乳齿换长恒齿)

情况相当的有“牝”(sì,四歲牛;从牛从四)。但对比下面的范畴:

(27) 嗣 sì 諸侯嗣國也。从册从口,司。祥吏切

【子_{载体}·大_{属性}·册_{处所环境}】= 嗣

(册:“册必于廟,史讀其册也,故从口”;古文“嗣”从子:,从子从大从册;大:长子^[14](P53)。意为排行为大,所以与“美”中的“大”不同。“黜”(爵之次第也;从豐从弟)同此类)

(28)駟 shēn 馬眾多兒。从馬先聲。所臻切

【馬_{载体}·(眾多_{属性})·|先 s ≡ 馬眾多兒】= 駟(形声字)

3.以类别或材料做属性

接下去看类别成分做属性的范畴。

(29)筆 bǐ 秦謂之筆。从聿从竹。鄙密切

在这一次类中,属性为载体提供类别或材料属性。就是说,“竹”是制“筆”的基本材料。“筆”的概念框架是:【聿_{载体}·竹_{属性}】= 筆。

最初表类似语义范畴的是“聿”;许慎解释为“所以書也”;段玉裁注为“聿者,所用書之物也”。容庚编著的《金文编》中还没有“筆”字。根据许慎对“聿,秦謂之筆”的解释,“竹”很可能是小篆才加上去的。考察“聿”的甲骨文,这种添加符合经济性原则,因为 𠄎 中除“又”(即“手”)外的部分没有直接体现这种工具的材料构成性质。

(30)蠅 yíng 營營青蠅。蟲之大腹者。从睪从虫。余陵切

【虫_{载体}·睪_{属性}】= 蠅(叫做“睪”的那一类)

(31)婢 bì 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聲。便婢切

【女_{载体}·卑_{属性}】= 婢(类别:地位低的那一类女性)

(32)麇 yōu 牝鹿也。从鹿,从牝省。居筠切

【鹿_{载体}·牝_{属性}】= 麇(母鹿:牝之属)

(33)裯 nì 日日所常衣。从衣从日,日亦聲。人質切

【衣_{载体}·日_{属性}】= 裯(贴身内衣:日日在身的那一类衣服)

(34)筍 gǒu 曲竹捕魚筍也。从竹从句。古厚切

【竹_{载体}·句_{属性}】= 筍(“句”为“竹”的形状;“鉤”、“料”和“柵”同类)

(35)碧 bì 石之青美者。从玉、石,白聲。兵尺切

【石_{载体}·玉_{属性}】= 碧(青美似玉的那一种石头)

(36)琥 hǔ 發兵瑞玉,爲虎文。从玉从虎。呼古切

【玉_{载体}·虎_{属性}】= 琥(“瓏”同此)

(37)臬 niè 射準的也。从木从自。五結切

【射準的_{载体}·木_{属性}·自_{角度环境}】= 臬(箭靶)

(38)筮 shì 《易》卦用蓍也。从竹从巫。時制切

【巫_{载体}·竹_{属性}】= 筮(蓍:蒿属;巫:指人或法器)

(39)錄 róu 訊之奕也。从金从柔,柔亦聲。耳由切

【金_{载体}·柔_{属性}】= 錄(使铁变奕成为熟铁;“鞣”同此)

类似范畴有:“冰”(bīng,水堅也;从凵从水)、“簋”(guǐ,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臤;臤:原因环境)、“簠”(fǔ,黍稷鬲器也;从竹从皿)、“杓”(shū,軍中士所持勺也;从木从勺)、“桓”(dòu,木豆謂之桓;从木、豆)和“垒”(lěi,象壑也;从厶从土)等。

4.从其他功能映射来做属性

下面是一组从其他功能映射来做属性的实例,大都带隐喻,从中可见思维的创造性过程。

(40)岳 yuán 山巖也。从山、品。五咸切

这里是用事物来做属性。在“岳”(甲骨文:𠄎,险峻之意)中,“品”用来说明“山”的数量,只不过是间接表达的,直接表征的是多重山给主体的直观印象:山多必高,高而有巖乃常理。所以这个概念的表达式很形象。其框架应为:【山_{载体}·品_{属性}】。

只是“品”的初始义为三“口”,表多人(“眾庶也”)。这个属性中包含转喻信息:“人”有“口”,进而以“口”(部分)代“人”(整体)。从“口”到“品”,在书写上是算数级数的增量(三个口),意义所指则呈几何级数增长:【口_{载体}·[三::多]_{属性}】(等于或大于三口之和)。据此,“岳”的范畴化过程宜改写为:【山_{载体} / 人_{载体} 2 · [品] _{属性} 1/23 · 口_{载体} 3】= 岳。表征上有一点重复:“口”和“品”其实无法分开,只是出于体现上的需要。

“嶽”(yuán,嶽岳也;从石、品)的构成理据跟“岳”相同。有趣的是,有一个相反方向的隐喻性整合范畴,不再以“口”为喻体、“山”为本体,而是以“山”为喻体、“口”为本体,这就是“嶽”(niè,多言也;从品相連),表众口“絮聒”如山之连。

(41)脍 yóu/ròu 面和也。从首从肉。耳由切

【首_{载体}·肉_{属性}】= 脍

后来写作“柔”。段玉裁有“骨刚肉柔”之说^①(P422);而从部首“首”看,这个范畴最初针对的可

能是人的面容和气质。但在“腔”中“肉”的指代改变,指肉体,包括骨头,如“颅腔”、“胸腔”等。所以,“腔”指“内空”的肌体部分。

(42) 眇 mò/miè 目不正也。从艹从目。莧从此。

【目载体·艹属性】= 眇

(“眇”: ; “艹者,外向之象,故为不正”)

(43) 腥 xìng/xīng 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从肉从星,星亦声。穌佞切

【肉载体·星属性】= 腥(病猪肉中像星或米粒的息肉)

(44) 緜 mián 聯微也。从系从帛。武延切

【帛载体·系属性】= 緜(“连绵不断”、“连结细密”;“孫”同此)

(45) 繼 jì 續也。从糸、繼。一曰反繼爲繼。古詣切

【糸载体·繼属性】= 繼

(46) 縠 mǐ 繡文如聚細米也。从糸从米,米亦聲。莫礼切

【糸载体·米属性】= 縠(“米”:细)

(47) 縶 jié 合也。从糸从集。姊入切

【糸载体·集属性】= 縶(事件)

(48) 惠 huì 仁也。从心从夷。胡桂切

【心载体·夷属性】= 惠(夷:小谨也)

(49) 刺 là/lá 戾也。从束从刀。刀者,刺之也。盧達切

【刀载体·束属性】= 刺

(违背:意志不合,各相违背;徐锴认为,“刺,乖違也。束而乖違者莫若刀也。”^[15](P143))

(50) 頰 rán 頰須也。从須从冫,冫亦聲。汝鹽切

【須载体·冫属性】= 頰(冫,今“冉”,“毛弱下垂貌”,描述“須”的特点)

(51) 彰 zhāng 文彰也。从彡从章,章亦聲。諸良切

【彡载体·章属性】= 彰(带 X 特点的花纹或色彩)

(52) 匡 kuāng 怯也。从心、匡,匡亦聲。去王切

【心载体·匡属性】= 匡

(朱俊声对“匡”的解释是(物器因久用)歪斜

损坏、亏损^[15](P35))。

(53) 懣 mèn 煩也。从心从滿。莫困切

【心载体·滿属性·(煩原因环境)】= 懣

(54) 罽 jī 馬絡頭也。从网从罽。罽,馬絆也。居宜切

【罽载体·网属性】= 罽(“罽”似“网”)

(55) 霏 fēi/pò 雨濡革也。从雨从革。讀若膊。匹各切

【革载体·(隆起属性)·雨原因环境】= 霏

(雨沾湿皮革而隆起变形)

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相对复杂的例子,其中一些是复合框架、带隐喻。

(56) 𪚩 chán 狡兔也,兔之駿者。从兔、兔。士咸切

【兔载体 1·[兔]属性 1/载体 2·(狡属性 2)】= 𪚩

其中“兔”似兔,但比兔大,表大小类别;“𪚩”,大兔,狡猾。可见,“兔”做属性但同时为载体,其属性是隐含的。这里存在一个函数关系:F {兔载体 2·(狡属性 2)}。

(57) 𩇛 fēi 馬逸足也。从馬从飛。甫微切

【(鳥载体)·飛属性】×【馬载体·(快属性)】=

【馬载体 1/鳥动作者 2·(快属性 1)/飛属性 2】= 𩇛

(58) 隄 duò 裂肉也。从肉,从隄省。徒果切

【肉载体 1/城墙载体 2·[隄]属性 1+2】= 隄(隄,huī,倒塌的城墙,源域)

(59) 幽 yōu 隱也。从山从幺,幺亦聲。於蚪切

【(对象载体·可见属性)·[幺手段方式环境 + 火手段方式环境]】= 幽

“幽”甲骨文作,“从幺,从火,丝缕微眇,用火光照可见”^[14](P102)。

(60) 筋 jīn 肉之力也。从力从肉从竹。竹,物之多筋者。居銀切

【肉载体 1·力属性 1】×【竹载体 2·(多筋属性 2)】=

【肉载体 1/竹载体 2·力属性 1/(多筋属性 2)】= 筋

(61) 羸 léi/luǒ 羸中病也。从允从羸。郎果切

【[允]载体 1·属性 1·[羸]载体 2·属性 2·([羸]空间处所环境 1+2)】= 羸

(允,跛,曲胫也;羸,瘦也:从羊,言主給膳,以瘦为病)

(62) 睡 shuì 坐寐也。从目、垂。是僞切

【(X_{动作者 1}·坐_{过程 1})】+【(X_{属有者 2}·目_{被属有者 2})】+
【目_{载体 3}·垂_{属性 3}】=

【(X_{动作者 1/属有者 2}·坐_{过程 1})·[目_{被属有者 2/载体 3}·垂_{属性 3}】
=睡

(63)沓 tà/dá 語多沓沓也。从水从曰。徒合切

【(X_{言说者 1}·曰_{言语过程 1}·(Y_{言语内容 1})]+【Y_{载体 2}·
多沓沓_{属性 2}】】×【水_{载体 3}·(长流_{属性 3})]]=

【(X_{言说者 1}·曰_{言语过程 1}·(Y_{言语内容 1/载体 2})]/【水_{载体 3}·
·(多沓沓_{属性 2}/长流_{属性 3})]]= 沓

该范畴不做言语过程分析,因为从整体上讲它关注的是言语的特点“沓沓也”。

(二)环境类关系过程框架

环境类的构式在英语中为‘x is at a’(其中 at 代表任何介词),如 the fair is on a Tuesday(交易会 在一个周四);汉语在这种情况下多由同时带介词和动词特点的成分连接,如“李四在家呐”中的“在”,连接载体“李四”和环境属性“家”。

与过程有关的环境有 9 个大类。它们也可能以某种方式同时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关系过程框架:既做属性又做环境,所以称为环境属性。

处所环境属性占主体部分,我们可以按照彼此的位置关系来加以归纳。首先是载体在处所环境之上者,这又分载体跟处所接触和不接触两种情况。例如,

(64)易 yáng 開也。从日、一、勿。與章切

【日_{载体}·雲气_{环境属性}】= 易

这是“陽”的早期写法,甲骨文作  (P377)^[14](P688)。从视觉上讲,“日”可能和云气接触,实际上距离当然还很遥远。又如,

(65)眉 méi 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 頰理也。武悲切

【X_{载体}·目_{环境属性}】= 眉(甲骨文:)

(66)梁 liáng 水橋也。从木从水,办聲。呂張切

【[橋_{载体 1/2}·[木_{品质属性 1+}水_{处所属性 2}]]】= 梁

下面是彼此接触的范畴。

(67)桀 jié 磔也。从舛在木上也。渠列切

【舛_{载体}·木_{属性}】= 桀

其中“舛”为两足对反,有人解释为鸡在木上

(如朱俊声),还有人说是人在木上表才能高出常人(如徐灏)。显然,许慎的理解当是后一种。但无论哪种解释,两个部首提供的意象是两脚在木上,应该是接触的。类似情况有“巢”(jí,羣鳥在木上也),但“桀”涉及的是一种个体意象。

(68)卓 zhuō 高也。早匕爲卓,匕卩爲印,皆同義。竹角切

【人_{载体 1}/智力_{载体 2}·X_{环境属性 1/众人_{环境属性 2}}】= 卓
(金文作 ,上为“人”字,表示人在 X 上,即隐喻性的“高明”、“高超”)

(69)岸 àn 岸高也。从山、厂,厂亦聲。五葛切

【山_{载体}·厂_{环境属性}】= 岸

(70)产 wǎn 仰也。从人在厂上。一曰屋椳也,秦謂之椳,齊謂之产。魚毀切

【X_{载体}·厂_{处所环境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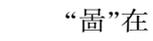
【(Y_{动作者}·仰_{过程})·X_{目标}】=

【(Y_{动作者 1}·仰_{过程 1})·[X_{目标 1/载体 2}·厂_{处所环境属性 2}】= 产(处高可瞻仰)

《说文》中还有不少载体处于属性内部的范畴。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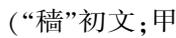
(71)畱 bī 齏也。从口、高。方美切

【高_{载体}·口_{处所环境属性}】= 畱

“畱”在甲骨文作 ;罗振玉认为该字意为“仓廩”、“都鄙”,即堆粮食的地方^[13](P213)。

(72)齏 sè 愛齏也。从来从高。來者,高而藏之。所力切

【來禾_{载体}·高_{处所环境属性}】= 齏

(“穡”初文;甲骨文:,谷物入倉,藏也)

(73)實 shí 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神質切

【貫_{载体}·宀_{处所环境属性}】= 實

家中有“贯”,则殷实富有,故训“富也”。类似结构见于“庫”、“宗”、“宀”等。

(74)薄 dú 水蒿菀。从艸从水,毒聲。讀若督。徒沃切

【艸_{载体}·水_{处所环境属性}】= 薄(其他如“藻”、“蕩”等)

(75)窞 dàn 坎中小坎也。从穴从𠂔,𠂔亦聲。徒感切

【𠂔_{载体}·穴_{处所环境属性}】= 窞(“穴”大于“𠂔”,“𠂔”

在“穴”中)

(76)扁 biǎn/piān 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門戶之文也。方沔切

【户载体·册处所环境属性】= 扁(署:在门户上题字)

(77)電 diàn 陰陽激耀也。从雨从申。堂練切

【申载体·雨处所环境属性】= 電

(78)宦 huàn 仕也。从宀从臣。胡慣切

【臣(身份地位)载体·宀处所环境属性·(事君也原因环境)】= 宦(做官)

(79)窞 yǎo 深目也。从穴中目。烏皎切

【目载体·穴处所环境属性】= 窞(眼睛深陷貌)

(80)兜 dōu 兜鍪,首鎧也。从𠂔,从兒省。兒象人頭也。當侯切

【兒载体·𠂔处所环境属性】= 兜(事物;“𠂔”:人“左右皆蔽”之状)

(81)仲 zhòng 中也。从人从中,中亦聲。直衆切

【人载体·中处所环境属性】= 仲(位置居中;隐喻)

(82)思 sī 容也。从心囟聲。息兹切

【心载体·囟处所环境属性】= 思(囟:头会,头顶;即“心”在“囟”内)

(83)死 sǐ 澌也,人所離也。从歺从人。息姊切

【人载体·歺处所环境属性】= 死(隐喻)

部首“歺”(è)在《说文》中的相关词条内容是:“列骨之殘也;从半𠂔;五割切”,即“刚去肉厚的残骨”^[15](P580)。所以“歺”当理解为人处于残骨状态,如常说的干瘪。当然,干瘪不一定死亡,但死后必干瘪失形。处于这种状态如同处于一种环境中。

注意下面几个范畴的整合方式:

(84)仄 zè 側傾也。从人在厂下。阻力切

【人载体·[厂处所环境属性+(侧倾结果属性)]】= 仄(状况)

(85)孱 chán 迕也。一曰呻吟也。从孛在尸下。七連切

【孛载体·数量属性1·[尸处所环境属性1载体2·(迕结果属性2)]】= 孱

(段玉裁认为“窄”字;故此,因“子”多而空间小)

(86)戾 lì 曲也。从犬出戶下。戾者,身曲戾

也。郎計切

【[犬]动作者1载体2·(出过程1)·户目标1·(曲结果属性2)】= 戾

(87)瑞 ruì 以玉爲信也。从玉、耑。是僞切

【玉载体1·耑目的属性1】×【耑载体2·華属性2】=【玉载体1·[耑]属性1载体2·華属性2】= 瑞

(耑:初生之题,引申为发端之端,在这里是发兵之发;隐喻)

(88)向 nè 言之訥也。从口从内。女滑切

【(X言语者·言过程·Y言语内容)·口手段方式环境】×【(Y载体)·内处所环境属性】

第二条程序带有转喻性质。其实,“向”属于一种认知神经现象,即由神经激活水平及智力因素决定的表达能力问题。所以,在上述基础上应该加上一条:

【(X行为者·[思与言]过程·迟钝而难于达意质量方式环境)】

但这一框架很难说是否在造字者的考虑范围内,故单列。

下面这些范畴,其载体的主体部分在属性指向的空间之中,还有一部分在外。

(89)葡 bèi 具也。从用,苟省。平祕切

【矢载体·器物处所环境属性】= 葡

(其甲骨文作     诸形,装箭的工具;“箛”初文)

类似范畴包括“萍”(水艸也;从水、苹)、“果”(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莽”同此)、“𨋖”(fú,“从車、珏”:車栏间的皮夹,装玉或弓矢)、“祐”(“从示从石”:宗庙内藏神主的石室)等。

(90)泰 tài 滑也。从升从水,大聲。他蓋切

【水载体1·升处所环境属性1】+【水载体2·(滑品质方式环境属性2)】=

【[水]载体1+2·[(滑品质方式环境属性1)+升处所环境属性2]】= 泰

(“水在手中,下滑甚利”)

下面几个例子是载体处于属性的二维平面上。

(91)仝 xiān 人在山上。从人从山。呼堅切

【人载体·山处所环境属性】= 仝

(92)甸 diàn/shèng 天子五百里地。从田,包省。堂練切

【田_{载体 1}·包_{处所环境属性 1}】+【包_{载体 2}·(五百里_{处所环境属性 2})】=

【田_{载体 1}·[包_{跨度属性 1}载体 2·(五百里_{属性 2})】= 甸(属性:范围)

(93)邕 yōng 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川从邑。於容切

【川_{载体}·邑_{处所环境属性}】= 邕(属性:范围)

(94)郵 yóu 境上行書舍。从邑、垂。垂,邊也。羽求切

【邑_{载体}·垂_{处所环境属性}】= 郵(属性:范围)

(95)里 lǐ 居也。从田从土。良止切

【([X]_{载体 1+2})·[田_{处所环境属性 1}+土_{处所环境属性 2}】]= 里

(96)苗 miáo 艸生於田者。从艸从田。武鑣切

【艸_{载体}·田_{处所环境属性}】= 苗

载体还可能位于属性的某个位置上。这里的“位置”可以是抽象的。

(97)閒 jiàn 隙也。从門从月。古閑切

【月_{载体}·門_{处所环境属性}】= 閒

“隙”同“隙”;“夫門当夜闭,闭而見月光,是有闲隙也”;有转喻特点

(98)膾 hú/gǔ 膾病也。从允从骨,骨亦聲。戶骨切

【允_{载体}·骨_{处所环境属性}】= 膾

(99)冎 kěn 骨間肉冎冎箸也。从肉,从冎省。一曰骨無肉也。苦等切

【肉_{类别载体}·骨_{处所环境属性}】= 冎(类别:附着在骨头上的肉;“肉”:软组织)

(100)肘 zhǒu 臂節也。从肉从寸。寸,手寸口也。陟柳切

【肉_{载体}·寸_{处所环境属性}】= 肘(“肉”:肌体组织;在“寸”部)

(101)釳 kòu 金飾器口。从金从口,口亦聲。苦厚切

【金_{载体}·口_{处所环境属性}】= 釳

除了上面的处所环境属性,还有方式、原因等情况。例如,

(102)臥 wò 休也。从人、臣,取其伏也。吾貨

切

【人_{载体}·臣_{方式环境属性}】= 臥(“臣”为目竖之状)

(103)姻 yīn 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从女从因,因亦聲。於真切

【女_{载体}·因_{原因环境属性}】= 姻(因:原因、因夫之故)

下面是几个整合过程相对复杂的范畴。

(104)穿 chuān 通也。从牙在穴中。昌緣切

【(X_{动作者 1}·咬_{物质过程 1})·[牙_{手段方式环境 1}载体 2·穴_{处所环境属性 2}】= 穿

(105)早 zǎo 晨也。从日在甲上。子浩切

【日_{载体 1}/时间_{载体 1}·[甲_{处所环境属性 1}+晨_{品质环境属性 1}】]= 早(不接触)

(106)穞 jù 積穞也。从禾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俱羽切

【[禾]_{载体 1+2}·[又_{手段方式环境属性 1}+句_{环境属性 2}】]=穞(接触)

(句:“禾”处于“不伸”之状;也可直接作品质属性看)

(107)陷 xiàn 高下也。一曰墜也。从阜从卪,卪亦聲。戶隄切

【[人]_{载体 1+2}·[[白::低凹者]_{处所环境属性 1}+ [阜::土丘::高出者]_{处所环境属性 2}]]= 陷

(在内,有接触)

(108)寒 hán 凍也。从人在宀下,以𠂔薦覆之,下有欠。胡安切

【([X]_{载体 1+2})·[宀_{处所环境属性 1}+欠_{处所环境属性 2}]·[𠂔_{手段方式环境 1+2}】= 寒(接触)

(109)寧 níng/nìng 願詞也。奴丁切

【(X_{载体 1+2})·[[𠂔_{包孕属性 1}·[宀_{处所环境 1}·原因环境 1] + [心_{处所环境属性 2}·皿_{原因环境 2}]]]

“丁”即“𠂔”:定息;“皿”:食器;“宀”:居所;“心”:定息之所。此处“宀”作原因,这是“𠂔”的依据(不接触)。

(三)属有类关系过程框架

属有类的构式在英语中是‘x has a’,如 Peter has a piano(彼得有一架钢琴);从夹注中的汉语译文可知,汉语也有类似构式;其他如“我有一套鲁迅全集”、“这张桌子是我女儿的”。相比较而言,属有关系过程作框架的范畴要少得多。

(110) 兒 ér/ní 孺子也。从儿,象小兒頭凶未合。汝移切

这个字涉及两个范畴:“儿”(人)和“白”(凶)。“白”在这里为头顶尚未闭合之像,由此“儿”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如“兄”、“先”、“见”中的“儿”,而指“孺子”(小儿)。这是一种图形-背景模式。按理,“儿”就包含了“凶”在内;但造字者把“凶”从“儿”中分离出来加以夸大突出,使“凶”前景化,成为图形,主体部分“儿”则退居背景地位。不过两者的关系并没有因此改变,“儿”还是属有者载体,“凶”是被属有者属性。

【儿_{属有者载体}·凶_{被属有者属性}】= 兒

(111) 尻 tūn 髀也。从尸下开居儿。徒魂切

【人_{属有者}·儿_{被属有者}】= 尻 (器官所在位置:臀部凸显)

(112) 兒 mào 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莫教切

【儿_{属有者}·白_{被属有者}】= 兒

(113) 觶 xīng 用角低仰便也。从羊、牛、角。息營切

【牛_{属有者}·角_{被属有者}】= 觶

徐灏认为,此字取义于牛角,不当从羊,疑为辛,辛为声;“角”:弯曲,弧度,引申为弓之调和。

(114) 肱 rán 犬肉也。从犬、肉。如延切

【犬_{属有者}·肉_{被属有者}】= 肱

(115) 翟 dí/zhái 山雉尾長者。从羽从隹。徒歷切

【隹_{属有者}·羽_{被属有者}】= 翟 (长尾隹:以羽毛凸显为图形)

(116) 裘 biǎo 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陂矯切

【衣_{属有者}·毛_{被属有者}】= 裘 (衣服类别::毛在衣中)

(117) 陸 lù 高平地。从阜从壘,壘亦聲。力竹切

【阜_{属有者}·壘_{被属有者}】= 陸 (壘:大土块)

(118) 隄 xiàng 里中道。从隄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胡絳切

【隄_{属有者}·共_{过程}·(道_{被属有者})】= 隄

(“隄”或可同时看做‘载体’和‘环境’,“共”做属性)

下面几个范畴中的“彡”均可作相关载体的被属有者看待:

(119) 髦 máo 髮也。从彡从毛。莫袍切(彡:人披长发貌)

(120) 魃 mèi 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密祕切(同“魅”)

(121) 髻 zhěn 稠髮也。从彡从人。《詩》曰:“髻髮如雲。”之忍切(发多貌)

(122) 龍 máng 犬之多毛者。从犬从彡。莫江切(似同时为‘属有-包孕’特征)

上面的解读表明,我们的尝试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尤其能解释许多采用传统方法无法有效说明的现象。这说明人类思维具有类推性——从小句的及物性关系过程类推性地应用到词义范畴的构成上,这一点带有普遍性。

三、结 语

本文以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础、以关系过程为框架,对《说文》中相关范畴的形成过程给予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输入特征在属类空间激活的关系过程框架是一个重要的整合现象。也就是说,关系在认知加工和知识体系中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在人类的认知生活空间里,关系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关系,有了关系的建立才有对比,才有高下、大小、远近,才有品质属性的识别和归类。而这些现象也反映到了人类的概念化过程中,并储存到语言系统内部待选使用。

参考文献:

- [1] 王宁.训诂学原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 [2] 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3] 王宁主编.训诂学与词汇语义学论集[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1.
- [4] 彭宣维.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当代视角——《说文解字》范畴化研究的认知—功能框架、可行性及相关原则[J].外国语.2013,(2):22-32.
- [5] 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M].London: Edward Arnold,1994.

- [6] Fauconnier, G. & M.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7] Fillmore, C. L. Types of lexical information [J].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71, (2): 65 – 103.
- [8] Halliday, M. A. K. *Complementarities in Language*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8.
- [9] (汉)许慎著, (清)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 [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10]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2003.
- [11] Lakoff, G. &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12]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13] 董莲池. *说文解字考正* [Z].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 [14] 马如森. *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 [Z].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8.
- [15] 徐中舒主编. *汉语大字典(缩印本)* [Z].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龚紫钰】

“Relational Process” as Frame for Lexical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a Functional–cognitive Account of Relevant Word Formation in *Shuowen Jiezi*

PENG Xuan–w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This is part of the research program for interpreting lexical semantic categories in *Shuowen Jiezi*. It utilizes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in particular one transitivity process, that is, the relational, as the cognitive frame for explicating categorization of relevant lexical items, and the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as the processing approach. The discussion proceeds with three points in succession: the intensive, circumstantial, and possessive relational as the bases on which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exical meanings at stake are highlighted, as may be represented by “孀”(niǎo), “浮”(qiú) and “躬”(gōng) respectively.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materials focuses on the former two because the possessive has the least percentage of occurrence throughout the text of *Shuowen Jiezi*. The attempt may provide effective theoretical insight for studying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and for the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s per se.

Key word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nguistics; modernization; *Shuowen Jiezi*; lexical semantic category; relational process as cognitive frame; new interpretation